

第四章 佛經「古漢譯」錯譯、增譯、漏譯、異譯之音譯與意譯問題

本章以嶄新的思考方式、方向與證據，打破近三千年来佛經的神話（研究與研讀的窠臼）及梵文「古漢譯」錯譯、增譯、漏譯、異譯之音譯與意譯問題。

于今若仍堅持「五不翻」，是「五不知」的借口，甚為不智。有謂「古來五種不翻（譯），一.名【多含】不翻，如婆伽梵含六義等。二.【秘密】不翻，如神咒等。三.【莊重】不翻，如般若等。四.【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五.【此方所無】不翻，如閻浮提等」。

由此可見，古來即有人提出佛經漢譯上的如上述五種瑕疵問題，且也于佛歷612年，西元68年，後漢明帝永平11年，竺法蘭譯「佛本行經」五卷，創漢譯佛經之始後，即有後人對同一佛經之同一或不同版本重新翻譯，如鳩摩羅什、法顯、唐玄奘等。故，何來「古來五不翻」，也由此顯見，提出「古來五不翻」一文之偉大創造者，其對中國「古來」的佛經漢譯史與演變之無知而已。

依其理由顯示，其所謂「五不翻」之「翻」，系意指「意譯」，亦即，上述五種情況之梵字，只能「音譯」，不可「意譯」。故，以此「古來五不翻」一詞，暗示古漢譯佛經中，有令丈二和尚七葦八素、顛倒眾生的無數「音譯」異譯字詞，乃屬「理所當然」之意。甚且，意指弘法者不知其「音譯」、「意譯」之字義，或誦讀佛經者不知其「音譯」、「意譯」之字義，只糊里糊塗地，依照「音譯」字詞誦讀，亦即「念笨佛」（傻呼呼地拈香隨拜），也屬「理所當然」之事。此也可謂為典型的「中國式佛教」之悲哀，此又是孰令致之，弘法者也，因弘法大師本身就如此無知也。

但不知由何人，于何時、何地，對要求重新翻譯佛經之建議，或對古漢譯佛經各種瑕疵問題之批判，提出上述似是而非的答复或結論，但時至今日若仍堅持此「五不知」之見，實令有識之士不敢苟同，且浩嘆其無知與不負責任。

今願以如下述之關鍵字為依據與證據，試對此古來「五不翻」之理由，重新加以檢討。試問何字僅只一個含義？而今之佛教咒語，也不外乎系藏文或梵文，就藏人與梵人而言，有屬老少婦孺日常用語，並非密語密碼，為何藏人或梵人可用可知，

而华人不可用不可知其意义，不知其义，则如何或为何知其神秘？

且佛经字字为庄严神秘佛法真言，则无字可翻可译可注可释，不（可）翻译又如何注释，不（可）翻译，为何可注释，又不（可）翻译，为何可发行佛经辞典注释，古时未翻译、不翻译、错译、漏译、增译之原因，纯在于历数百年无数口述转述者之文化、学识与理解程度之差异，有意、无意的增删字词，及翻译者对梵、汉两种语文能力有所不逮，与古梵文之失传，又无梵汉辞典可查阅，所致的结果，当可谅解。

但绝非有任何理由不可翻译也，否则为何唐玄奘等古僧，可就同一佛经重新翻译，否则除用字之简繁、长短、多寡、内敛与外延之外，翻译与注释之差别与真义，其本质何异，又古来即有十数或数十种不同语文与用字版本，而「顺古」不翻，则应顺古今中外何国何版本之古，原因何在？若然，则必落入食古不化，尽信书不如无书，鸵鸟与愚民心态之窠臼。

中国佛教徒常诵念的中文《金刚经Diamond Sutra》是没有佛陀「放光作怪」的智慧经典，就有八种版本，《心经》也有十一种中文版本。以中文《金刚经》为研究的法国青年博士班研究生孟承书先生就发现《金刚经》各版本中计有一百多处值得争议的地方，已于1999年博士论文通过公开之。如鸠摩罗什所翻四句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后来元魏时菩提流支所翻的，接着增加了：「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代时真谛所翻接增是：「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

◎密咒若不可翻，行者必不能观想，必不得相应。

义净晚了玄奘三十一（另说四十二）年后，在印度那烂达寺院学密，回国翻译了不少密教经典，就有翻梵为汉的例子，义净是密教的专家，应无违犯情事。若不可翻，则阿闍梨也不可解释咒意，行者必不能观想，必不得相应，即至现代若仍坚持「五不翻」之说，实是未学、不知者之推辞。

贞观元（另说是三）年玄奘偷往西域时，为能安全渡过流沙河，即一心念诵《般若心经》。或言长安当时已是国际上之大都市，通梵语者比如今日懂英语者般众多，且多人主张应该进行语文改革，有废汉语独崇梵语之说，毕竟亦属少比例崇尚梵者之言而已。

藏王赤德松赞Khri-lde-sron-btsan时，鉴于前代所译佛经词语不确切、不统一，

译文常失原义，且不够通顺。便集合印、藏诸大师厘定译语，定立翻译规则，并将旧译诸经重新翻译。其极接近梵文原文之「直译法」比汉译佛典之「意译法」强了许多，也有重译的情形，故中国佛典实有检讨的必要。

元朝鼎盛时期，元世祖发现西藏与汉地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便下令由政府出面在大都兴教寺，作了汉、藏大藏的对勘，历时两年余才完成，并发现了《安宅神咒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是中土编造的经典（见《中国密教史》第536页；楞严咒其实是大炽盛光如来佛顶陀罗尼诸尊会）。即至清代，参与贡献雍正得位意见的三世章嘉活佛，更奉诏编辑了一套《御制满汉蒙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收集完整，加以正音，制作精美，今仍沿用中。

明末清初之续法法师曾着《（首）楞严咒疏》即已将朝暮课颂有关之咒语，作了解释。并经笔者改编语译本即本会印行之《唐译密咒注疏》一书。时至今日，美、日各国学者、僧众皆精通梵文、巴利文之际，不应再以「五不翻」作借口，更应迎头赶上才是。

又语文之神秘或真言与否，纯存乎一心，心诚彻悟则灵，故何者应翻与不翻之疑议，当不在于上述「五不翻」之理由，但极可能在于提出此「五不翻」理由者之特殊考量或神秘之借口而已。更何况古今中外对同一佛经已有数十种翻译版本，数百种注疏或注释版本存在，可见上述「五不翻」之理由，诚属不通，恐是只想安于现状之憾，但愿有知过能改之大勇也。

由下述关键字之梵音、梵字，日、英、法、德四国佛经研究学者所翻译与汉文翻译字词之中英文意义，可见迄今数千年来，同一佛经，中外有数十种版本，表示自释迦牟尼佛灭度后数百年后，已历经数十数百年代人转述与翻译。

故不论音译或意译，用字与内容等等各方面，同一梵文字词，在同一佛经或不同佛经中，都有数种或数十种不同的中外「音译字词」或「意译字义」，都各互有歧异，有的「音译」字词与梵字之字音相差甚多，有的「意译」字词被玄化，神化，或拟人化，有的平实理性，有增有减，有的与梵字之字义谬误相差千万里，易令人混淆不清。

即使也可怀疑日、英、法、德等四国佛经研究学者（另依华宇出版社日本学者水野弘元着《巴利文法》所言，为西元1820年英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所发现），依其于下述「佛教、佛经、译经、佛学辞典之重要沿革简述」一节所述时间，亦即，1891年以后，于中亚（尼泊尔，于阗或龟兹）所取得之世界唯一仅存之梵文佛经，所出

版之辞典梵文字义，也因古梵文已灭千年，而可能有错译或漏译之情形，但如下述及「关键字」所列各字词之「汉译」字义，可见不同佛经或同一佛经前后或同一佛经不同人翻译之版本中，对同一梵文字词的「汉译」字义本身，即可发现数种或数十种的不同译文字义。

且由《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在每一字词之各「汉译」字词字义，列出其出典，对同一梵文字词所做之数种或数十种「汉译」字义本身，即自相矛盾，且相差千万里。

有些「梵英或英汉或汉英辞典」与「梵英或英汉佛经译文」之英译用字、字义及文义，也因各国人之间互相问道有无，因互相间之语文沟通不良，以致甚为离谱，真可谓数千年来文化混杂交流后，闯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天空。就以中文「加持」一词近年有人翻译为「adding and holding」完全与原意相差太多，就是一例。

《楞伽经The Lankavatara Sutra》连续三句偈强调：「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有、无两字大师们却解释说：「正智契于如如之理，非有、非无，有何可得？若有可得，就不是正智。」无智兴悲是大希腊化的计谋。若达摩携来此经，只是要教中国人「不得无有智（慧），而（乱）兴大悲心。」是否翻译时倒置了，也有待考证。又说，山河大地、星球宇宙是「唯识所现」，「唯」之一字应该是「探究、深究」，系我人脑识感收，才能知外境之一切，比较容易让人体会《唯识学》的说法。

杂密经典《尊那佛母曼陀罗仪轨》中出现有明蛇使者，法本赞曰：「明蛇使者大菩萨，天医内院显威灵，消灾除病救众生，弟子一心皈命礼！」我们知道希腊医术是世界鼻祖，医界的符号就是两条蛇缠绕的节杖，源自众神的信使墨丘利Mercury所持有的双翼蛇杖，相信明蛇使者是源自希腊。（连现今大学的学士帽、服都是源自希腊。）

例如，Sattva一字，古汉译音译为[梵音]萨埵，而英、日、法、德等国学者，依梵字研究其字义为「有，存在（之人事物），实在（之人事物），本质，性质，性分，性格，existence, reality, principle, property, character, nature, personality」，而「古汉译」竟然在数十版本的佛经中，「意译」为「坚强的性格，精力，决心，勇气，善，精神，生气，生命，实物，实体，事物，有相，力，勇（健），喜（乐），刚决，猛健，情，（顺）境，事，心力，生物，动物，幽灵，恶魔，妖精，人，彼，他，众生，有情（者），眷属，黎庶，寮庶，含识」等三十九种全然风马牛不

相关，且怪诞的「异译」字义。

Buddha[梵音]佛陀，浮图，浮屠，勃塔，母驮，没驮，佛：[梵]醒，开花，开悟，贤明，著名，被肯定，awake, blossom, penetrate, wise, famous, affirmed.

[汉译]觉，觉悟，解，聪慧，已成佛，学者，明人，觉者，如来 so-come，佛如来，世尊，正觉，right penetration, became Buddha, scholar, penetrator, Buddha, 人间已圆满证悟佛教者，a Buddh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Bhagavan (男)，Bhagavat (男)，Bhagavati (女)[梵音]薄伽梵，婆伽婆，癸葛翰帝，婆哦縛帝：[梵]幸运，受惠，应崇拜，应尊敬，有神性的，尊严的，著名的，神圣的，尊者，lucky, favored, to be adored, to be respected, deifying, with godhood, respectful, serious, famous, sacred, reverer, Visnu or Krsna god (男神)，Laksmi or Durga goddess (莲花女神)。

[汉译](佛)世尊，有德，德成就，摠摄众德，出有，出有坏，如来，佛(陀)，本经文中尤指释迦牟尼佛，a worldwide reverer, herein especially refer to Sakyamuni (释迦牟尼佛)，a Buddha。

又，如将梵字Tathagata，原「意义」为「如此做(进行、修行、奉行、遵行)(的人)」，或用于尊称如此做的人，亦即「(先)觉(悟)者或人格完成者」，意谓着要把心恢复到如其(能质)的本来，但「古汉译」邈简译为「如来、如去」，初期众生被「如来如去」，而不知所云。

Tathagata [梵音]多陀阿伽度，多陀阿伽驮，多他阿伽度，怛他哦多，怛萨阿竭，怛他揭多，多拖阿伽度，怛达阿竭，荅塔葛达，怛佗议多：[梵]如此做，在如此状态，如此性质或本性的，如此，do as it, under such situation, as such nature.

[汉译]如来(so-come)，如去(so-gone)，如来至真，得如者，得真如成如来者，佛，世尊，佛陀，如所从来的(觉悟者)，(a penetrator) as came before, a Buddha.

Tatha: [梵]如此，如斯，如其，如是，实如条件，依类似的方法，也，一样地，as it.

[汉译]如，此如，如是，如实，亦，亦尔，似，as, same as, as it, as truth.

Agata, agate, agati: [梵]gata, gate, gati 之相反词。

Gata, Gate, Gati[梵音]噶得，噶德，揭諦、[梵]进行，去或来（到），发生，陷入，位于，时于，在…之中，包含于，依据，朝向，死亡，通过，经过，消失，失去，被剥夺，缺少，免于，没有，依…制造，扩大，扩张，扩散，到达，告知，报到，往来，沿着，顺着，依顺，屡，得到，progress, go or come, happen, sink, at, in, on, include, upto, according to, toward, death, pass, across, disappear, lose, deprived, deficient, lack, exempt, none, make upto, extend, enlarge, expand, reach, notice, appear, exchange, to and fro, along, compliance, frequent, acquire.

[汉译]行，已行，往，诣，咸诣，至，到，已到，入，涉，趣，住，在，住在，附在，处在，悉在，处，处于，居，游居，止，住止，于中，了，彻，通达，证，行动，步态，消失，扩散，扩大，范围，态度，前进，go, reach, into, involve, live, enclose, adhere, position at, stay, finish, penetrate, passage, access, prove, act, pace, disappear, expand, enlarge, scope, attitude, march, progress, go ahead.

又，如将梵字Arhat一字，原意为「有价值的人」，含有尊敬、敬礼、尊重、敬仰之意，以尊称「觉悟者」，翻译为「应受尊敬的Worthy of Honour」也很接近原意，但「古汉译」却译为「应，应供」，解释为「应该接受人天供养的」，做为佛陀十种名号之一。

Arhat[梵音]（阿）罗汉，阿罗诃：[梵]相当，值得，有价值的人，equivalent, worthwhile, valuable person.

[汉译]应，应供（指佛陀十名号之一），must, Must be supplied for, 应尊。

诸如此类之「汉译」错译字词，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略计，约占本大辞典1600页，每页收录约80个字词，约十二万八千个梵文字词之半数以上，而就汉译之异译、错译字词而言，每一个梵文字词平均以五个字词计算，即为十二万八千个梵文字词乘以五的六十四万个字词的半数以上，若以每个汉译、异译、错译字词，平均在各种佛经中重复出现五次计算，则约有六十四万个汉译、异译、错译字词，乘以五的一百八十二万字之半数以上，需要重新翻译。

古汉译佛经存在如此可怕而庞大数量的汉译异译、增译、错译字词，难怪于研读佛经时，会令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令人七荤八素，众生颠倒。

又，如「五蕴或五荫或五阴或五众」的「色，受，想，行，识」，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亦即，梵英、梵法、梵德辞典字义注解，「蕴或荫或阴或众」之

字义为：

Skandha, Skandhaka[梵音]塞建陀，娑鞞图：[梵]肩，茎，干，区分，部分，通路，道，领域，（文章）节，量，集合（体），shoulder, stem, trunk, division, part, portion, passage, road, path, way, kingdom, aspect, paragraph, section, volume, amount, unit, aggregate, integration。

[汉译]蕴，阴，荫，众，茎，身，灾，肩，智，藏，阴聚，臂头，conceive, conception, mass, stem, body, casualty, distress, shoulder, intelli-gence, intellecture, collection。

Pantchaskandha, Pancaskandha (ka), Skandhakapancaka: [汉译]五蕴，五荫，五阴，五众，五识[色rupa (form)，受vedana (perception)，想samdjna (consciousness)，行karman or samskara (action)，识vi (d) jnana (knowledge)]。

亦即，「五种知觉，sense, sensation」，则「色」应为「视觉」，「受、想、识」虽各有微差，但都属于一种「感觉或感官反应」，至少「受」之字义，绝对是「感受，感觉，知觉」，而「识」并非「意识」，而是「知识」，故以「色、受、想、行、识」称为五蕴，在逻辑上显然有瑕疵。

又此「蕴，荫，阴，众，识」，就梵字而言，系同一字，同义字，只是古汉译之异译而已，并无其他含义，但数千年来，中国之佛学家却依汉文异译分别说文解字，随心所欲、牵强附会地解释一通，实属一绝。

又，鸠摩罗什将Avalokitesvara逐字译为「观世音」，变成「声音是用看、观察、观照的，而非听闻的」，也令人觉得奇怪。先避讳唐太宗李世民改为「观音」，也曾避讳贞观而改称「光世音」，唐玄奘将其改义译为「观自在」，是否历代口述转述或翻译上有意或无知，也有待考证。但若以禅定、实修、内视去观照脑部磁能的共振变化，便能察知脑中引起的声音，这时音是要用闭眼去观的。

若依梵文字义，则「观世音」应译为「观察的神」，此也可能系源自希腊神话的「千里眼Clairvoyance」或「顺风耳Clairaudience」。

又，依梵文性别，古佛像，及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印度教有重男轻女之父权思想，致其神与菩萨都为男性而言，「勇猛丈夫观自在」、「观世音」为男性之各种多臂变化身，无非都想超越源自印度教主神湿婆或毗湿奴的各种变化，但不知何时起，成为女性，也有待考证。

古印度非常男性化的社会，是极其歧视乃至欺凌女性的社会，后来护持佛法的在家妇女，在盛行「般若」的南印度母权社会中变得很重要，于是有《胜鬘经》等女性成佛的经典陆续出现。而且初期大乘的女人成佛观，认为女人必须转为男身才能成佛。就连早期所译净土经典强调「国无女人」，表示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许有女性，直至魏唐两译法藏比丘之大誓愿文，已删除「国无女人」及「莲花化生」之愿。

后来，观音在中国化为女身应与当时广弘《妙法莲华经一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samantamukhaparivarta》后有关（另一说：指武则天计画作佛教女转轮圣王时代的佛教造像活动，将观音造成女相。唐代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秀丽脸庞就是以武则天为蓝本刻划的；另或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西元817年，金沙滩鱼篮观音示现以后，女性观音造形就流传至今），此种异于印度之现象，且与藏密观音纯属男性（度母才为女性）有别，却是古代证悟的女性争取女权证明。

现代比丘尼已开始质疑「八敬法」这种男女不平等条约，以及任何歧视女性的典籍内容，因为这些都违背佛法更高的正义，充满「男性沙文主义」是自古以来最不正常的现象，有人认为「八敬法」之后出，非佛陀所制。由此可见深具文化偏见、性别偏见的经典，尤其是后来「结集权」与「解释权」均掌握在印度男性僧侣中，千百年来的错误，也时至今日才敢质疑。伊斯兰教女信徒，则更早提出反「男性沙文主义」的认知。

又，有将此纯属古汉译之异译问题的「观世音」与「观自在」，分别解释为二个不同的菩萨，也是一绝。

Avalokita, Avalokite, Lok, Lokate, Rokate: [梵] 看，认可，注视，选择，认知，了解，眺望，注意，展望，检阅，探查，观测，省察，透视，考量，考虑，关心，see, approve, aware, choose, recognize, understand, observe, perspective, prospect, parade, detect, inspect, survey, concern, consider.

[汉译]观，视，看，观察，观照，谛观，遍观，举目观见，见，顾（视），瞻仰，普遍观察，观达，观察照见，观见，一心观，照见，顾望，顾盼，瞻，观看，照，照见，所见，现见，观见，观照，瞻仰，所观察，view, see, observe.

Svara: [梵]音，声，噪音，声响，回音，音调，乐音，母音，sound, voice, noise, echo, pitch, music sound, vowel.

[汉译]音，声，言，语，音声，音词，音韵，发声，言音，sound, words, phonetic.

Isvara: [梵]能，有能力，所有者，支配者，主，王，侯，显官，富豪，夫，最高神，婆罗门（梵天）神，Siva神，can, able, with ability, possessor, owner, director, host, lord, king, count, earl, richman, husband, highest god, Brahman god, Siva god.

[汉译]王，自在，主宰，自在行，富，自在天，king, self-possession, god, rich.

Avalokitesvara: [梵音]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亚略巴鲁几爹督勒呀，阿缚卢枳伊湿伐罗，耶婆卢吉帝，盧楼亘：[梵]观测（关心，探查，监测，注意，了解）声音，

[汉译]观自在，观世音（自在），观（世）音，光（世）音，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梵]观测（关心、探查、了解）声音的追求开悟者，penetration seeker specializing in detecting（concerning）sound.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专长观察透视自己与众生本性自在的菩萨，name of a saint bodhisattva（a 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specializing in 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nd penetrating his own and human being instinct.

又，依梵文「舍利」是指尸骨，应与佛陀涅槃火化后遗骨—「坚固子」不同，虽同称之，但不知由何人，于何时何地起，为了何种目的与原因，凡火化后大大小小的动物尸骨，花花绿绿之附有肉体原有或治疗药用金属之骨花，也通称为「舍利子」。

许多类似米粒的岩石结晶等天然物，也当成舍利子来卖。更甚者，将美国设厂在泰国，高科技产品氧化铝研磨球，倾倒在山区的作废品，也被宣称为「龙宫舍利」。且专指，且号称有不可思议的神奇意义，而非如下述「关键字」梵文字义，单纯泛指人或动物（经火化后）的尸骨，不加分辨都当成舍利子大加膜拜，也是天下奇闻。

Sarira[梵音]舍利，设利罗：[梵]骨，身体，固体，（自）身，自己，bone, body, solid, self.

[汉译]身，色身，身色，躯，体，形，质，形质，像，形像，相，body, corpus, form, morphology, image。坚固子，solid.

Sariputra, Sariputta, Sarisuta: [梵音]舍利子，奢利弗，舍利弗，奢利（富）多

罗，奢利补担罗：[梵]Sari（母）之子，son of Sari（name of mother）。

[汉译]身子，秋露子，鹭子，舍利子（阿罗汉，未来菩萨），name of a arhat, future bodhisattva (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

Sari[梵音]舍利：[梵]一种鸟，a kind of bird。

Sari：[梵]牝牛，cow。

Putra：[梵]儿子，二人的儿子，儿子与母，son, two sons, son and mother。

[汉译]子，男子，儿息，son。

又，如下述无量光明（阿弥陀婆）一词，古梵文原义亦指无量寿（阿弥陀俞斯）。古译虽意译为「南无无量寿佛」，念来不如原音「南无阿弥陀佛」顺口，唱念起来不好听，而不流行。古埃及的神教与印度的婆罗门教都是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仔细研究起来阿弥陀佛与太阳是有关系的。又数千年来，古今中外，有人常以此暗喻如太阳之「借用」字（实在是太阳崇拜的净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引伸为「阿弥陀佛」或其他类似菩萨或神名，只重视具有不可思议的拟人化、神（格）化或神话「光明体」或其「化身」或「放光」、「发光」，并且已忽视了实修实证所能激发脑中「无量光」的显现，忘记其重要教示我人都是太阳系的一分子。

最近竟被不肖之徒曲解利用，某人是某某佛的化身，有救渡众生的威神力，用来愚弄众生，骗财骗色，如此岂不令人浩叹「佛法无边」，而沦落至如此地步。

如喇嘛教徒每日「念念」不忘的四字(word)六音(syllable)咒:Om-mani-padme-hum 喻摩尼呬咩哄（庵乜尼必灭堪），意思是不要「忘」了开启心中的莲花，现出如意的宝珠，如今却变成只念六音的修持法而已。

古波斯的密特拉教，信奉万物创造者和万物之父的太阳神密特拉 Mitra，密特拉诞辰为冬至后的12月25日，举行宗教宴筵时，使用面包、酒，用血作洗礼等等。该日也是罗马帝国时期为欢迎太阳神和庆祝农节的日子。基督教的起源和最初形成期中，就有了波斯、犹太、希腊、罗马等文化的影响，这些礼仪和节期后来明显地为基督教所吸收。

又「阿门」一语源于琐罗亚世德（袄一拜火）教 Zoroastian，意思是「是真实

的」，不是基督教Christendon所独有，以及原是埃及地方神祇的阿蒙神（Amon）发音、来源或许与「阿弥陀」有关连。埃及的太阳有三个名字，早晨上升叫赫普里；中午叫拉Ra；晚上落下叫阿图姆Atoum。埃及人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把几个非常强大出名的神，组成威力无比的三一体，叫阿蒙Amon—拉Ra—普塔Ptah。Amon的发音又与台语「喻」相同。

AmonRaPtah或（A）mitra念起来与Amitabha的发音又非常相似。

耶稣出生后曾经失踪了，传说耶稣十二岁至三十岁这段时间，是被东方来的三博士带去印度。的确另有一说，原来是到印度学了净土思想。或许基督教的希求「蒙主召见」与往生极乐之思想互有因果也说不定，耶稣十二门徒中之圣多玛传说也曾到印度，《多玛福音》于1945年在埃及被发现，一百四十条的耶稣随时讲出的语言，如实地记载在《多玛福音》里，其中说：「神之国就在你们之内，同时也在你们之外。你们知晓自己的同时，就成了人之子。这是告诉你们，认识你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与「佛性内在」的思想是一致的。

关西大学的堀坚士教授将《圣经》与《佛传》仔细的比较，写了一本书《耶稣与净饭John王》结论说基督教是大乘佛教的一支。1958年法国学术调查团发现波斯帝国所流行的阿兰姆语，也是耶稣时代的日常用语，说不定耶稣曾透过阿兰姆语而接触过佛教。两者均试图对此两大宗教作一攀亲的连想。

而琐罗亚斯德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在中亚地区，相互学习并杂居在一起，若说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将是不可思议的，宗教文化彼此受了邻近古文明的影响，更是值得研究的。草原上的印欧人小国、蒙古突厥族诸国，也发生甚多起几乎是忽然间改变了不同的信仰，人民如何适应？更令人好奇。就以古马其顿以及古罗马兵士马鬃式的头盔造型，是否影响成了喇嘛们法会时所戴的法帽？必竟是那么相同的呀！（大陆学者陈正祥考证甘肃皇城滩的裕固族人，可能是汉朝时从罗马帝国东来的逃兵，与游牧于河西走廊的小月支民族，通婚形成的。）

古代黑发棕黄皮肤的闪族人与蛇有甚深的神话关系，造成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坐骑是阿难陀蛇（龙）王。后来造成密教金刚护法有甚多是以蛇王为璎珞缠臂等雕像，其渊源极深。更令人惊奇的是佛教护法神将韦陀天，原来在印度教里就是湿婆神的儿子，即知密教时期的经典已大量收编了印度神祇。

又，如将「阿弥陀佛」梵文Amitabha之「婆」（a）bha，原为梵文之汉文「音

译」字，而并非一般人所认知之「圣者」、「觉悟者」或「佛陀」buddha之「佛」，且其梵文「意译」字义为「（放）光（明），太阳」，全字梵文意译为「无量光」，系「太阳光」之借用，但其是否会用肉眼见「放光」或是否为「光明体」，并不在像上。尤其印度教的主神毗湿奴的梵文原意是「日光遍照」也是太阳神的信仰。

而中国解释为「阿弥陀」这个「佛」，固然，此字于密教系指常寂光之一「色光」之名称，但也无关于其是否只重视大师人体「放光」而已，也是一绝。

又如「南无阿弥陀佛」原为向佛礼赞、发誓、发愿，意指「我谨此皈依无量光」的借用语，如今却成为日常见面的寒暄词或侥幸的代用词，此也是一绝。

由于中国古来习于简化字辞方便作诗，南无阿弥陀佛之梵音应该念如「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之开头Namah Amitabha (ya) Tathagata皈依无量光明的如来，有时却简化到只用「弥陀」mita两字而已，教人不可思议。

Namah, Namas: [梵音]南无，捺谟，捺麻，那谟，那麻，纳谟：[梵]皈依，归依，归命，敬礼，虔诚崇拜，to adhere to, reverently adore。

Amitabha, Amitayus[梵音]阿弥陀佛，阿弥陀婆（耶），阿弥陀，弥陀，大弥陀：[梵]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明，放大光明，unlimited longevity, unmeasurable high-light。

[汉译]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无量寿佛，法报化身Triakaya，甘露王Amrta，西天教主，西方接引，大慈大悲，本师和尚，法界藏身，常被用为佛教徒的寒暄词，（祝您）无量寿，无量光明，（wish you have）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 an ave of Buddh-ist usually used。

原始或南传佛教所不知或所无的佛，可能源自波斯或伊朗，为大乘泛神多神教pantheism之多神pantheon之一，住于西方净土Sukhavativyuha，被认为其净土为涅槃前之中途站，其化身为观音菩萨，故其三位一体像为观音在其左，大势至菩萨Mahasthamaprapta在其右，其他有Ksitigarbha与Nagarjuna成为五佛。来历不明。

也由于大乘新创阿弥陀佛信仰，不准女性直接上西天，而需比男性至少多一道关卡，需要多一张的「皈依证」签证。亦即，女性应先到东方或东天由药师佛施行「变性手术或手续」，使女性变为男性，才能到西方或西天极乐世界，「免费」享受在人间是属各种「苦因与恶业缘起」的，自寻烦恼的金银财宝、山珍海味、锦衣

玉食、如云美女、霓裳歌舞等等荣华富贵，作为苦难的游牧民族们死后往生最大的理想。

Namah Amitabha[梵音]南无阿弥陀婆：谨此虔诚崇拜并皈依无量寿、无量光明，
I hereby reverently adore and adhere to 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

在音译方面，如Avalokitesvara有这么多异译的音译，[梵音]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亚略巴鲁几爹督勒呀、阿缚卢枳伊湿伐罗、耶婆卢吉帝、盧楼亘。若不知这些音译字为「同义字」时，即再过百年后会闹出如意译之异译「观（世）音，光（世）音，观自在」为不同人物之笑话。

而中国所谓的《佛学大辞典》，并非《梵汉或汉梵辞典》，而是针对佛经古汉译文的「汉文注解或名词解释」，亦即《佛学汉汉辞典》而已，根本无异于历代依汉文译文说文解字，百家争鸣，牵强附会，自圆其说，或自作聪明画蛇添足，或瞎子摸象，各说各话。

但在欠缺认识佛教起源的历史背景，及其起源与时代背景之相互关系与影响的情况下，逻辑思想上，漏洞百出的「注疏」，对于研读与研究佛经之疑议，在解惑方面并无太大意义与助益，反且越描越黑，令人莫衷一是，更加混淆不清。尤其古大师们最喜欢卖弄他的博学，本来直接能看得懂的经文，被大师一注释，反而复杂不明白了。

尤其在无视、无识于该古汉译文，根本是错误的转述与译文，或该数个或数十个「音译」或「意译」字词，根本是同一个人、事、物的异译，还以不同人、事、物解释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口沫横飞，更是令人喷饭，而有瞎子摸象之憾。如在打佛七时教说要如何参「南无一Namah」之「无nothing」字为何意？！

又，人人对神光二祖「断臂求法」的传说故事竟信以为真，难道禅宗祖师会那么地愚蠢或残忍来对待求法者？后期发展的禅宗把达摩嫡传弟子慧可称为二祖，神光。慧可对菩提达摩的教言遵行严谨。当在北周武帝时代毁佛行动时，他被暗杀者（或说是贼人）砍断一臂的。神光泰然地坚从其师训，未感觉痛苦，他用火熏干伤口，用布包扎止血，再继续乞食，若无其事般。

而另一资料指出，天平初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年）京都由洛阳迁至邺都，神光也到邺都，当时有禅师道恒徒众千人，势力强大，惟恐在洛阳已「言满天下」之慧可夺去他的徒众，便对慧可大加排斥，甚至危及生命，传说慧可断臂

与此有关。

电影或传说的故事很多是虚假的，真真幻幻让人无从分辨了。或许是他宗故意编造的故事，用来给欲倾向禅宗者的警告，或准备「敬禅宗而远之」，或后来的人为了标榜禅宗之「难」得，自己编造的故事，何况宋朝沙门道原所编着的《景德传灯录》并未有如此记载，是后来在普济撰写的《五灯会元》才出现此「断臂求法」的传说。

根据《续高僧传》里道宣指出：「菩提达摩初抵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此刘宋（西元四二零至四七九年）期间是达摩抵华时期；达摩首席弟子之一僧副，约十七岁时拜达摩为师，于西元五二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故知达摩抵华是在西元四八零年，流行民间传说达摩于西元五二七年抵华，并与梁武帝相晤之事实属误传。中国佛学家对年代的考据，的确要更加努力了。

最难接受的是中国禅宗编造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以及后来传法仪式后留下「法脉书」说法。西天二十三祖《师子比丘简传》写明师子比丘为信奉邪教的国王弥罗掘所杀，当其在生之日，他未能觅得一适当继承者。故证明师子比丘死后，印度的「世代相传」法统已断，达摩之传承就如同净土宗用「隔代跳传」的了。（净土宗初祖慧远逝至十三祖印光逝，共计有一千五百五十五年。）

在梵文「古汉译」时，翻译者都无法翻译，而用「音译」之无数「音译」字词，数千年来，中国后人不知如何弘法修法，弘何法，修何法，真是很无奈，也很为难。也难怪连弘法者与注释者自己都不解其义，只好含糊其词，乱说一通，甚至将「音译」字词，视为「意译」字词，加以说文解字，或将梵文「音译」字词，本应以梵音念法为依据，却以汉文之「辞海」字典为依据，做为该字词之读音，更使听者与读者懵懵懂懂，也时有所闻，真是呜呼哀哉。

如「阿弥陀佛，Amitabha」、「阿难，Ananda」、「阿罗汉，Arhat」、「阿僧祇，Asanga」、「阿修罗，Asura」之「阿」，硬说应依「辞海」汉文辞典，应念「ㄛ」（Omitabha?），而不可念「ㄚ」，是最教外国佛教徒纳闷的；「大乘」之「乘」，梵文字义为乘载器具或车子或车轮，可度众生，而非「小乘」只度自己，但数千年来，中国人乘或下乘只度自己，但数千年来，中国人却又依「辞海」汉文辞典，硬指应念「盛、胜」而不可念「乘载」之「乘」，否则「上乘、下乘」也应念「盛」。

月亮守护者或崇拜月神的「大小月支或月氏，Chandra-dhara」游牧民族的胡人

之「月支」，古又写成「禺氏」、「禺知」，古音之「禺」念「拗」音，而非现代「肉」音，硬说应念「肉支」，不可念「月支」。「阿僧祇」的「祇」，应念为「脐」。明明是修行、道行、苦行僧、行善的「行」，硬说应念修「沆」、苦「沆」，不可念为「形」；「观想」的观，硬要念成「贯想」，也是一绝，而且连供养念供「仰」或供「样」都要分别。

又如「人间菩提」一词的创造者，到底知不知道何谓「菩提」，此中国文学史与文字学上的一大笑话，此也是一绝。

早期有出家人自称「拙僧」那是不知僧伽Sankhya简称「僧」仍是团体，不可是个人。「比丘 Bhiksu」是指上乞佛法以练神，下乞食物以养身。「沙门Shamans」的意思是息心清净、识心达本的修净行者。所以住持题字时，自称沙门比较正确，因为台湾地区乞食的情形已经很少了。

梵文Dasa是奴，Dasi是婢，Upasaka是近事奴，Upasika是近事婢，Prasanna是清信士，Tevacika是信者，早期佛教不将在家人视为奴婢，后来却将俗人视为次级人，授与优婆塞Upasaka戒、优婆夷Upasika戒以服侍三宝，原始佛教的四众平等，从此却变成「僧尊而俗卑」矣！

曾是豪富深知人情世故的富楼那尊者由远地返，知大迦叶与阿难结集了佛法，大迦叶希望他加以承认，但「说法第一」、「雄辩第一」的富楼那不予同意，即说：「你们结集的固然很好，但我还是相信我亲自从佛所听说的法。（希望自己按照从佛陀处所听闻的那样，修行佛陀的教说。）」因此，我们可知为了维护僧团，佛法第一次结集后，尚未完备，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并未得到当时全体佛弟子的承认，即自后来三次的结集，是否完全保持佛陀说法时的原貌，更值得深思。

应知所谓源自天竺、梵国之佛教或佛经，并不是依序传入中国的，大小乘教义常有的相互矛盾处，国人不知其演变过程，虽经大师们努力地「妥善解释」，无宁说是中国另创的或「中国式」的佛教与佛经（如武则天时代），或是后来受到相邻政教合一Hierarchy—僧侣统治—延习婆罗门教—古埃及法老Pharaoh 制度的各国创作的佛经，互相交流引用，而非梵国原有的佛教与佛经。

如，有注疏将nirvana音译涅槃之「nir」与「vana」，说其梵文原义分别为「圆」与「寂」，故涅槃为圆寂之意，但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之注解，分别为「不」与「生」。中文可同字，不同音、不同义，如「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现）见如来。」那么佛性可现，但可见吗？都值得去探讨的。

在人脑第三脑室能明点激光的松果体位置也叫泥丸（Nirvana涅槃）宫，尤其位于脑部深处的海马，在记忆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任务。静坐修行到脑磁能核爆般开发，脑内电磁波brain waves光回荡oscillations，其磁能（冷）产生气滴，即所谓醍醐灌顶——倒垂的千叶莲花开放时，就是将脑细胞作了全开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渡边格认为：逐渐了解脑部结构之后，可能会明了「只有在人类脑中才会后天性产生思索自我的系统。」所以元代国师丘长春与八思巴道、密交流后，有了称呼脑部泥丸的奥妙发现。

在古代既无《梵汉辞典》，又请来一位不懂或不精于汉文的梵文佛经专家，或由一位不懂或不精于梵文的汉文佛经专家，翻译梵文佛经为汉文，或同一经文由数位语文与佛学程度参差不齐的翻译者翻译，或不同经文分别由不同程度的翻译者翻译，致发生这种错译、增译、减译或异译的现象；更有者为考量中国风俗国情之需要，迁就文化不同之特性，并迎合政治环境，或被政治所操控，应能理解。

但现代既有完备的各种中外辞典，及高度文明与文化水准之下，仍还到处可发现类似的情况与注解，则实属不该，尤其再让如此以讹传讹地流传近三千年，如今再以任何借口，不思重新整理、检讨、统一，而再流传下去，愧对佛陀、佛法与众生。

又为何古今汉文注释或注疏，不少将「色」解释为「形」，何所根据，否则，仅以汉文之字义而言，「色」绝不可能有「形」之意义，而此「形」又是何所指，各家注释常含糊其词地略过，如「苦、集、灭、道」为何称为「四谛」，此「谛」何意何所指，苦、集、灭、道等四字之间，有何关系，各字又何意何所指？

有谓「集」是聚起、起因，「集」是苦之因，苦是「集」之果，「道」是修道、修行之道，是灭之因，灭是「道」之果。若然，则为何将果写在前，将因写在后，为何要倒因为果，将「集、苦、道、灭」写成「苦集灭道」。

亦即，根据因果关系，甚少有人会将「种豆得豆」，倒因为果，说成「得豆种豆」。

故，「苦集灭道」，或可解释为，苦有多种，历经多种苦聚集之后，证悟而入灭后，就可成就佛道之正道，则就书写前后顺序、各字字义、与各字相互关系的逻辑上而言，较能令人接受。

又如，「念」系指意念或思念或念书，「识」系指知识或意识或判识或识别或

认识，「正等」是真正平等或上等或正当之意，等等问题，也是古汉文与古注释常打混，或许是佛经浩瀚来不及详读，才有含糊其词略过之通病，也是一件有趣的探讨课题。

故本书特别列出「关键字」一项，将同一梵文字词在同一佛经前后文，或不同佛经经文中，翻译为各种不同「音译字」与「古汉文意译字义」，都罗列出来，以利研读佛经时，能互相参考，易于瞭解其字义。

亦即，可将这些不同的「古汉译」之「音译」或「意译」之错译或异译字，视为「同义字」，则一看到这些不同的「音译字」或「意译字词」，即能瞭解，原来都是同一梵文字词或同一汉译字或字义，而易于融会贯通，瞭解文义，即能免于再受数千年来古汉译文「望字不能生义」，或百家争鸣牵强附会注解之苦。

也从此人人不再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或终其一生，研读或敲诵这些错译、增译、异译、音译的中国式或他国自创的所谓佛经与佛学，以期证悟佛学、佛性，而影响日常正当工作与生活，以延宕政经文明进步。

本书列出「关键字」之目的，在于希望发心研读佛经者，斋戒沐浴净心，清除古汉译文与古注疏，不再自我或被古汉译文与古今中外之百家注疏，局限于古汉译文之表面字词与注疏之古老思考模式之窠臼，能以此「关键字」之中外字义，尽情发挥想象力，以崭新合理而富有逻辑思考的方式与方向，重新研读、研究、理解佛经之真谛。

故，本书也在「本文」中，以崭新的逻辑思考模式，以英文与汉文白话文试译《心经》一篇，以飨诸大德。

在翻译与理解佛经方面的此一崭新思考方式与方向，犹如有人提供的佛陀与菩萨古画像，全为长发蓄胡，瘦骨嶙嶙的标准印度人种像，或身宽体胖的标准波斯或希腊人种像。

可明显的看出，为何不同地区的佛教，会有不同的戒律。而今台湾以及中国比丘则为剃度出家，且古之佛陀与比丘全赖托钵化缘而食，不可能对绝大多数荤食者之施主要求素食，故可见剃度与素食之说与规定，也并非全然当时之真相与必要。佛法有「随方毗尼」的原则，如果站在维护佛法的立场，只要不违背大纲，就可随顺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应该随便乞食该地方的饮食。

Muni-kesa [梵音][梵]蓄有如Muni释迦牟尼般（长）发的。[汉译]

古印度天气炎热，动物肉很容易腐败发臭，唯有吃蔬菜才没有体臭，自认为「吃素是清净行」的纯种婆罗门，是非常瞧不起吃肉的其他种姓，嫌他们身上有臭味很难闻。没有体臭者比较受信徒尊敬，所以部分佛教僧人学习或延袭婆罗门吃素的习惯，并强调吃素者的优越。但是藏密及南传的僧人，如今仍不坚持要吃素，很多人仍然修行有成就。

梁代以前汉僧可食「三净肉」，至梁武帝制定《断酒肉文》，并下令僧众禁食酒肉，违者依王法治问，形成汉僧素食的习惯。近代日本的和尚即改蓄发娶妻生子葷食喝酒，缅甸善法派僧侣抽烟、嚼槟榔、穿鞋、戴帽，中国北方与日、韩寒冷区为疗治疾病与御寒，也准许喝酒，称为「甘露」或「般若汤」或「涅槃汤」，但仍不忘失修行，仍受当地人所敬仰。又，玄奘在那烂陀寺时，每日更受有槟榔二十粒等等之待遇。

举此诸例并非鼓励放任，昔者可行，今者不必效法，乃今之医学证明酒、肉、槟榔确属不佳。佛教禁止无益的杀生，但随顺饮食前，面对已牺牲的生物时，应有「由于你们的牺牲，使我人的肉体得以成长，我们衷心的感恩于你，希望你死后也能成佛。」藏僧饮食时，除了作以上的观想，并会以咒语祝祷。汉僧自不必以吃素来自高有别。

若人人为求佛道而非剃度出家不可，才可修佛法弘法，则世界将全为寺院，将向何人化缘而食。终日诵经、祷告、素食、戒杀、唱咒、修道，把当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限制一起，在共同为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付出大半生心力，正好上了「大希腊化顺民政策」的圈套。

更或许是佛教本质上的宽容性格，反成为弱点，在漫长的历史上亦未曾扮演一次宗教战争的主角，（但早年有阿育王的「不信则杀」的强迫信仰；近年来已有缅甸的佛教与印度教徒之战等）遇到其他宗教入侵时，亦欠缺与外敌争生存的耐力。佛教每逢具有强大自我主张之他种因素介入时，总有自动引身而退的倾向。而佛教徒个人被训示如此，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长久。

以蒙古——突厥族建立的古代诸国为例，从匈奴入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之一千三百年间，全民信了佛教，不但国力变得贫穷，就连战斗力也失去了，生存余地全赖邻国的脸色。古印度佛教没有战斗力，就受到狂热的回教伽日尼王朝、土库曼阿富汗王朝、蒙兀儿Mogul帝国入侵，分别统治各长达三百多年，造成分裂为今之

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喀什米尔 Kashmir；近代英国入侵二百多年，又失去了孟加拉Bengal国。因知印度这两千年来有三分之二时期是被外族统治。

被怀疑掺有迷幻药草的火供Homo、绝食与禁欲都会产生喜悦与幻觉，本来是假想却使哲学家无从批驳而反过来参加。注意力集中会使人局部或全身不感痛苦，并求取神性。若将「禁欲」之禁绝贪念与不当纵欲，「贪、瞋、痴、慢、疑」之疑心疑鬼与犹豫优柔寡断，与「住」之不当执着，解释与规定为俗人不可有科学文明进步原动力的正当传宗接代（化身的产生）本能性欲、怀疑、执着、梦想，则此世界将回到数千年前的原始人时代，甚至无人世界。（原古戒律规定在家居士「不邪淫」，而比丘是「不淫」。）

印度的前三种姓，同有入宗教生活的特权与义务。他们的一生分为四期：梵行期Brahmacarya、家住期Garhastya、林栖期Vanaprasthya、遁世期Sannyasa。住家期仍能婚生后代，佛陀早期也如此，有婚生的生活。做为近尼泊尔山城部落酋长儿子的悉达多，其于王子时有耶输陀罗、乔比迦、鹿王三妃，并生有子善星Sunaksatra与罗侯罗Rahula（后皆出家），自然全社会自动供养僧侣，没有计较。

在印度的宗教与伦理的典籍里，充斥着数不清的夸言浮词，为的只是满足其特有的关怀：保持有系统地殚思虑的完整性。无限堆砌的修饰用形容词、比较与象征，透过巨大的数目来加强伟大和神圣之印象的努力，以及淋漓尽致的无数幻想，在在使得欧洲读者筋疲力竭。难怪西方近代文哲大师韦伯研究梵文经典时，常觉表现得无比巨大，多采而富于幻想，便以「夸大！夸大！」四字作为结语。

后来密教更收编了印度教最高的神湿婆不动忿怒化身为不动明王，印度教的诸神被采纳入密教，并赋与佛教思想的教化，都成为佛教的守护神，于是庞大的印度神话就进入佛教中无法分辨了，似是而非的神话导至信徒不易觉悟自性，一生在满天神佛中度过。古代匈奴人与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脑盖骨与眉毛平齐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丝路演化的密教，有护法右手持偃月弯刀，左手捧头盖骨的造形，就是延袭古代草原野蛮的文化影响。

藏密红教三大护法之一的「一髻佛母」一眼、一乳的造形，很可能是源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出生于普洛康奈斯岛的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曾到中亚地区旅游时，并据他见闻所写下的长诗《独目人Arimaspea》里记载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泊附近的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人口众多、勇悍善战、畜牧发达，他们毛发鬣鬣，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的独目人。

在历史上，当一个新宗教获胜时，原有古老宗教的神就会被贬为魔鬼。即使是devil魔鬼这个字也是来自印度的神Deva。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提及野兽「龙」一撒旦Satan组成了一支军队向上帝挑战，描写的就是高格Gog与马高格Magog的游牧民族与基督徒打仗的神话故事。当基督徒打败居尔特Celts人时，古老的太阳神卢格Lug与大地母神玛特罗娜Matrona诸神立刻被贬为失败的叛军，而由利百加天使来取代。如古波斯的善良神祇，成为古印度婆罗门的恶神，如拜火教的最高神阿父拿末达Ahura mazedah，成为吠陀之阿修罗Asura，在古代是常见的事。

中国三国时代的关羽，因其为忠勇之表率，死后近四百年成为中国佛教护法神，清同治三年，西元1864年，甲子年，鸾门更传说关公受禅，被「选举」为天界第十八代的玉皇大帝——玄灵高上帝。而抗金的岳飞，虽也一度称神，但至清朝，满人系金族后代，故独尊关羽，而贬除岳飞。这也是印度、西藏、日本佛教徒料想不到的事。

印度诸神掌控了人的生命轮回，俗人相信只有以无私无我的奉献与祭祀，才能脱离恶业。令人感叹的是印度在今天同样坚强地在信仰着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漠视地注视着她的贫困、艰苦的许多神祇。印度这个「僧众跋扈」、「圣者为害」的国家，的确须要以一种清新活泼的渴望，等待它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明运动。

古老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 Sutra指导着几乎百分之九十文盲的印度民族，促使社会形成墨守成规、僵硬刻板的制度，碰不得Untouchable的贱民曾受到佛陀的收容、教导，但智慧无法突破残酷的阶级制度。现今的印度贱民，默认业障的训示、实现，而不思改变。是否过度的「业障说」也在影响着台湾的佛教徒，让他们一直想放弃今生，急于求往生西方，使「称名念佛」、「带业往生」大大流行。

若更想踏入宗教诗与哲学典籍的领域里，那么便有一条累人的路等在前面。源自印度的佛教，似乎离不开相同的模式。阅读中文大藏经一遍需时三年，一生能阅藏三遍，就很不简单，古代在无正统教育制度下，经藏是很好的「教科书」，但自古即未加拣择照单全收，致其内容庞大异于其他宗教，况且有心研读也不见得能完全融会贯通。

天台智者大师特别宣称：「佛迹世世是正天竺金轮刹利，老、庄是真丹边地小国柱下书史、宋国漆园吏，此云何齐？」突显表示佛出身王族，而老庄出身低微阶级。反造成与佛陀「传播人人平等，而无视身分和阶级的区别。」的革命理念，也在中国产生不同的认知。

但历经近二千年，中国佛教应该已找到佛教的精华，却又不知在那里？主要是标榜「信、愿、行」而已，并不是去「信、解、行、证」更失去禅修、证悟的经验，不解佛经假说的本来面目，全部在文字上错用功，或陶醉在庞大的神话中。或者把藏经慎重地、神化地供起来拜，部分修行人以为依现有之《朝暮课诵本》每日唱诵外，就不必要去翻阅、研究大藏经。

而弘法之要，在于明心见性与身体力行的身教，并非大量印刷令一般人不解其义的错译、漏译、异译与音译的经书，与建造庞大华丽寺院，浪费消耗有限资源。故，对于佛经之重新翻译，及统一崭新合理增删、解释、认识，与依实际环境需要，重新界定是属必要。